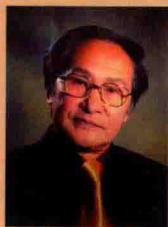


上海老作家文丛

·第四辑·



乱世丽人

钱中立 著

 上海文艺出版社

上海老作家文丛

· 第四辑 ·

钱中立 著

乱世丽人

■ 上海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乱世丽人/钱中文著. -上海: 上海文艺出版社. 2014.3
(上海老作家文丛. 第4辑)

ISBN 978-7-5321-5187-5

I. ①乱… II. ①钱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33121 号

责任编辑: 李 霞

封面设计: 王志伟

乱世丽人

钱中文 著

上海世纪出版集团

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

200020 上海绍兴路 74 号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

上海鸿建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9.625 插页 2 字数 248,000

2014 年 3 月第 1 版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5187-5/I · 4096 定价: 43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T: 021-69211091

编辑说明

《上海老作家文丛》是上海市作家协会和上海文艺出版社联合编辑的丛书。出版上海老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,是为了展示上海老作家在文学园地孜孜不倦、辛勤耕耘的创作成果。

本辑为《上海老作家文丛》第四辑,共9种,包括郑保志的《走向光明》、施雁冰的《沧桑老公寓》、王尔龄的《晚晴自珍》、左絃的《心影絃吟》、钱中立的《乱世丽人》、郎慕中的《谍海情波》、耿可贵、李惠康的《方舟之恋》、蒋星煜的《文人风骨》、阿章的《阿章自选集》。这9部作品都具备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,包括小说、诗歌、散文、理论以及文学回忆录等多种体裁。

上海市作家协会计划每年推出一辑《上海老作家文丛》。

上海市作家协会

2013年12月

人 物 表

- 凌一梅 女子公寓创办人,春江大学校长夫人,留美博士,人称密司凌。
- 秦小雪 春江大学外文系毕业生,《华东晚报》女记者,善演话剧。
- 史亚姑 女子公寓管理。
- 唐明贞 女子公寓秘书兼管理,老处女。
- 左阿五 女子公寓看门人。
- 秦振中 秦小雪兄。
- 姜瑞华 秦振中妻。
- 秦老太太 秦振中母。
- 文传昌 秦小雪过去的丈夫、纨绔子弟。
- 徐竞芳 秦小雪表姐。
- 陈坚逸 徐竞芳夫,大华银行总经理。
- 秦南晨 秦振中父,文史教授。
- 许寻梦 陈坚逸表弟,大华银行经济研究处顾问,留学英法两国的博士。
- 沙 粒 秦小雪未来的丈夫,广告师。
- 欧 铁 著名作家,许寻梦友。
- 于闻远 大学教授,戏剧评论家,许寻梦友。
- 胡逢己 华华联谊社主持人,许寻梦友。
- 赵 威 华华联谊社职员。
- 魏宇平 华华联谊社职员,大富商振亚公司总经理之子,后去美国。
- 宗 一 《华东晚报》总编辑,后去香港。

白衣白 《华东晚报》英文版总编辑，后去加拿大。
关 芝 爱群书店外文部编辑，老处女。
郭雅玲 小银行出纳，女子公寓住客。
李海伦 惠罗公司店员，女子公寓住客。
丁南希 惠罗公司店员，女子公寓住客。
涂改英 特别护士，女子公寓住客。
殷 勤 《中华妇女月刊》编辑，女子公寓住客。
郑 娣 特别护士，女子公寓住客。
陈 妮 《肖报》记者，女子公寓住客。
邢如兰 抄书的女作家，女子公寓住客。
慕容滴翠 《肖报》记者，陈妮女友。
齐守义 慕容滴翠情夫。
何慧然 女土司，女子公寓住客。
裘 顺 上海著名的招待家，别号交际博士。
李年辛 洪帮大哥，秦小雪加入洪帮的介绍人。
彩 玉 会乐里长三妓女。
彩 珍 会乐里长三妓女。
毕子仁 嫖客。
蔡大使 毕子仁友、嫖客。
张南斗 华业银行科长。
段淑才 银行出纳，张南斗妻。
胡院长 南京国民政府的院长。
贾倩倩 胡院长情妇，女子公寓住客。
王 妈 贾倩倩女佣。
阿 二 徐竞芳家的汽车司机。
东方韵 失败的女明星，女子公寓住客。
祖 孙 好友公司摄影师。
鲁大光 漫画家。

董西木 《华东晚报》副总编辑。

钱公良 《上海日报》记者，后去解放区。

钱小夏 钱公良子。

崔太太 徐竞芳女友。

祝素芬 秦小雪大学时代的同班同学。

杨浦生 祝素芬夫。

祝幼纲 祝素芬弟。

翟 健 《华东晚报》社会栏主编。

余心余 《华东晚报》本埠新闻主编。

邓师傅 《华东晚报》排字房领班。

卓有财 《华东晚报》机器房领班。

陆平崖 《华东晚报》总管兼收发。

闵灌英 《华东晚报》会计。

何智峰 《华东晚报》中文秘书。

老 贾 《华东晚报》留守人员。

邹 娜 空中小姐。

芮 炳 各小报集稿人。

卓 仪 天南大学校长常迁的第二任夫人，女子公寓住客。

卓 娟 卓仪妹，后嫁给姐夫常迁与前妻所生的次子。

潘启明 女子公寓住客。被丈夫谭维奇遗弃。

万盈珠 潘启明的外甥女。后嫁给谭维奇。

1

上海滩出了一条新闻：博物院路开了一片女子公寓。

上海滩不管是马路上，还是弄堂里，旅馆和公寓多得是。特别在车站码头一带，那更是一五一十，十五二十；一家挨一家，一片连一片，不过，独独没有看见过女子公寓。有倒是有，那是基督教办的一家女青年会公寓。可是这种公寓只招待有教籍的客人，不是谁想住就能住得进去的。如今博物院上开的这家女子公寓，到底是什么货色，倒要打听打听。

说穿了，也没啥稀奇。这家天字第一号的普通女子公寓，是为一般职业妇女开设的，地址就在博物院路仁寿里口头的一幢小洋楼里，是春江大学校长李宪扬的夫人凌一梅租来开办的。

照规矩，大家应当把凌一梅称作李太太，或者李夫人，可是，她年纪轻轻就出足风头，又是位留美的女博士，所以一直被叫做密司凌。密司凌一貌三才：人才、身才（材）加口才。她的口才之佳，是公认的，说得俏皮一点，能把死人说得活过来。当年她回国传道，的的确确风靡一时，只要她往台上一站，口一开，听的人就会入迷，观世音菩萨的善男信女也会改换门庭，信仰圣母玛利亚。她无论在哪个街头演讲，虽不敢说万人空巷，交通是一定会堵塞的，连警察都会忘记自己是干什么来的了。尤其是英语口语译，更是一绝，不

但恰到好处,而且言出口随,快得像“译意风”一样,几乎到了同声的地步。

令密司凌遗憾的是她不善写作,所以她在老头子的大学里,连个讲师也弄不到手。她讲的又是神学,而春江并没有这么个系。有人说,她的那个博士,是单凭云山雾罩传道得来的。不过,她口若悬河,对《圣经》又滚瓜烂熟,不论引用哪条,都能丝丝入扣,加上一口流利的英语,不给她个神学博士给谁?

既然是博士,又是大学校长夫人,不出去抖落抖落,也显得脸上无光。干上一番事业,也好跟丈夫别别苗头,这才叫平分秋色,珠联璧合呢!干什么呢?又要少出钱,又要多获利,个人经营,不冒风险,还能急人所急,受到公众欢迎,凌一梅不愧是密司凌,终于别出心裁,独树一帜,办起了女子公寓。

凌一梅说干就干,本钱有了,房子租了,章程订了,职员请了,女子公寓终于择吉开张了。

楼房总共有三层,算算房间不少。计划是大房间放八张床,中等房间四人合住,小房间搭两张铺,如果一个人住就算是包房间。二、三层楼都住客人,底下的一层作办公室、会客室、储藏室、厨房、饭厅与工作人员的集体宿舍。正好楼房对面是春江大学财经系走读生的分校,又可以搭着做大学生的包饭生意,赚头当然不会少。

这帮走读生,大半是附近各家写字间的职员,下班以后再来进修的。他们愁的就是吃饭没有着落。下班后往家里赶怕来不及,上完课再吃饭又要饿肚皮,公寓能让他们吃顿便饭,当然是求之不得,否则要下馆子,薪水阶级是负担不起的。博物院路、圆明园路、九江路、北京路一带,跟四马路一带完全不同,几乎都是些写字间,职员上学的总数不少,都要解决填饱肚皮的问题。凌一梅在公寓正式开幕前,早就看到了这一步,只不过公寓里的饭厅容不下这么多人。她又跟分校方面联络好,请他们在教室里腾出两间来充作

临时饭厅。学生们有了吃饭的地方,走出饭堂,就跨进课堂,比起下馆子又要经济实惠,一个个心甘情愿让密司凌赚足钞票,真是个皆大欢喜。

公寓一开张,很快就住满了人。房客几乎都是单身的职业妇女,虽也有带小孩的母亲和上了岁数的老太太,但为数不多。她们都是些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的小人物,一个月可怜巴巴几十元的收入,顶多挣到一二百,算是顶塌了天,而且也没有几个。交际花、寄生草一类的阔绰人物,一般是不屑光顾的。再有,男人不准留宿,连公狗公猫也不得入内。

按密司凌的章程,公寓就是公寓,住房租金不能跟旅馆一样按日论价,而是要逐月计算。住满一个月出一个月的房钱,先付后住,免得拍拍屁股一走,没处去找这个人。这样,即使是住一天搬走,一个月的房钱也是交定了的。一分钱也不退,这是有言在先的。常言道,车、行、店、脚、牙,开这五行都得有靠山。凌一梅是“人人爱我,我爱人人”,凭着上帝的旨意来服务人世的。她不在帮,追着屁股去向人讨债,她没有这个能耐,所以只能先小人后君子,约法三章。

除了先付后住,还有所谓预先定房、预先退房。预先定房是在没有空房空铺的情况下,你想住房,看中哪一间、哪一床,可以预付一个月的房租,等前客一走,通知后客搬进。若是到时候前客不走,预定的租金可以奉还。这样一来,在物价上涨期间,密司凌手中就多了一大笔资金,可以囤积物资了。当然,也可以另挑一间房或另选一张床,继续付定金或立即搬进来。

预先退房是临走前要提早若干天通知管理人员,好做别的安排。临走时还要检查有无损坏物件的现象,如有损坏,照章赔偿。如果不预先退房,一走了之,那也不要紧,因为预付房租总不会正好住满的,而且还付有押金,这笔押金就不会退还给你了。总而言之,言而总之,凌一梅的章程是比较周密的,而且还随时修改,精益

求精,滴水不漏。

大房间收费最少,住的人最多,没有一点空余的地方,只能带些零星用品,放在自己铺底下。如果有大件,只好存在贮藏室里。取用时,由管理人员把锁打开,在一旁监视,取好后,她仍把门锁好。若是包房间,所有用物,当然就可以放在身边了,即使你把整套家具都运了来,也没有人管。不过,在退房时,仍须扫地出门,公寓是不代你保管物件的。

房客必须包饭。一日三餐,你爱吃哪顿吃哪顿,不吃算你放弃。每次听到开饭铃声,你就得冲进饭厅。若迟了一步,小菜必定吃得精光。在这里,窈窕淑女是吃不开的,只有冲锋陷阵的巾帼英雄,才能填饱肚皮。

由于小菜油水少,饭也差不多是定量的,所以在开饭时,总是吃到粒米不剩,桶底朝天。这里几乎看不到“柏油桶”或“航空母舰”式的女人进出,很少听到有人嚷着要减肥的。

一桌饭八个人吃。早餐是粥,中午和晚餐都吃籼米饭。籼米盛产在暹罗,那时还没人叫它泰国。从越南运来的洋米也不少,那时把越南叫安南。住公寓吃不上大米,更吃不上香稻米,因为洋籼米便宜,公寓是要赚钱的。

吃粥有四碟小菜,常是油氽果肉、拌莴笋、咸菜和切碎的油条。吃饭时四菜一汤。四菜有两荤两素。如果吃肉,肉片切到半透明,雅称“凤仙片”。汤一直是榨菜肉丝汤,不换样。

小菜都是应时的大路菜。夏季吃冬天的菜办不到,冬季吃夏天的菜更难。公寓由管账的安排膳食,选择蔬菜,买菜时押车付款,由厨房里打下手的搬运。

该吃蒿子秆的时节,打下手的有时发觉乡下人留着长老了的熏蚊子,犹豫不敢买时,管账的就说:“‘三月茵陈四月蒿,五月六月当柴烧’,才四月呢,蒿子秆正当令,又便宜又当菜,花多了菜钱怎么够?买!”于是,饭桌上天天跟蒿子秆会面,你就捏着鼻子吃

吧！要想换菜？没门！要想添菜？掏钱！

秦小雪是第一个搬进公寓来的。刚搬来的时候，偌大的一座楼，除了职员工友以外，就她一个房客，冷冷清清的。她选择了大房间，图的是租金便宜。

秦小雪是春江大学的毕业生，早就跟密司凌相识，一点也不费事就搬进来了。她上班的地点在圆明园路，离博物院路很近，而她的家，却远在愚园路的愚园村，上下班来去，可真浪费时间。她对别人说，家住得太远，住公寓方便，谁听了都点头称是。实际上，她到公寓来住，是有一定苦衷的。

秦小雪的家里只有母亲秦老太太、哥哥秦振中和嫂嫂姜瑞华。她在圆明园路洋行里的打字工作，是她哥给她介绍的，她哥哥当年在伦敦留学时有位同学叫汤姆的，正是目前这家洋行的老板。她进洋行以后，工作一直非常出色，老板也很信任她。可是，各人都有一部难念的经，小雪也有着她的难言之隐。

别看秦小雪年轻，一颗心却老是沉甸甸的。她四岁丧父，五岁又死了母亲。父亲是浙江省诸暨城里有名的才子，母亲是当地出了名的美人，而且精通音律，可惜这一对恩爱的伴侣，竟不能永年。

小雪本姓钟，出生的那天，恰逢节气小雪，所以取了这么个名字。她母亲在临终前把她托给了她的大姨妈。大姨夫姓秦，叫秦南晨，小雪也就改姓秦了。别看大姨妈跟小雪的生母是一母同胞，生性却很泼辣，一点也不像她妹妹那般温顺，她既然有妹妹临终的遗嘱，也就名正言顺请了大律师，把秦小雪父母的遗产，一股脑儿归入自己的掌中，出售的出售，折变的折变，拿走的拿走。钟家的族人，哪里弄得过上海来的人？只好眼睁睁看着老虎叼着小羊羔而去。

秦家在上海，也是小有名气的。秦南晨是大学教文史的。平

时酷爱音乐，笙箫笛管，无所不精，还弹得一手好琵琶，诗也做得好，很有点旧文士的气息。他不像夫人那样，成天挖空心思捞钞票。他文质彬彬，对名利十分淡泊。秦南晨非常喜爱这个小女儿，说她玲珑剔透，美得像个小绢人，真是视同掌上明珠，费尽心机地教她育她。不用说，秦小雪也学会了弹琵琶。大姨父还给她讲音律掌故，说宋朝的宰相吕蒙正，当年贫穷时曾在破窑里住，对音律嚼出了宫商角徵羽清香，还有俞伯牙断琴的故事等等，这些都熏陶着小雪的品格。

大姨妈虽然利欲熏心，却也胸有文墨，是个知书不达礼的人。从外表看，他们伉俪之间，感情也蛮不错。大姨妈闲来无事，还抄录过管夫人的《我依词》送给了夫君。那词说：

我依两个，感情煞多。譬如，将一块泥儿，捏一个你，塑一个我。忽然欢喜呵，将它来都打破。重新下水，再团再炼再调和。再捏一个你，再塑一个我。那其间，我身子里有了你，你身子里也有了我。

大姨夫看后，却以袁随园的“莫道风情老无分，桃花偏爱夕阳红”书赠，气得老伴好几天不跟他说话，还暗地里派人侦察老头子的行踪，结果并没有什么对不起自己的事情，这才作罢。在小雪高中毕业时，秦南晨积疾已久，一病不起，离开了人世。

小雪的哥哥秦振中，比小雪大得多，小雪读高中时，他已经做事了。在小雪考入大学，振中结婚后，小雪才渐渐觉得母亲偏向儿子，对钱财看得很重，对女儿不是那样的疼爱。

女大学生秦小雪，真是美艳绝伦，光彩照人，成了男同学们争逐的对象，风云一时的人物。她不但功课出类拔萃，而且有演剧的天才，被大学里的春江剧社吸收进去，成了台柱子。她在兰心大戏

院领衔演出好几部当时著名的话剧，卖座奇佳，是全校公认的校花兼明星。不过，星越明、花越艳，仰望和俯折的人也就越多了。

不久，秦小雪被一个部长的儿子叫文传昌的追到了手。贵族子弟，当然被父母惯得不成东西。可是，小雪的母亲，却看中对方有钱有势。小雪刚毕业，丈母娘比女婿还着急，催着他俩结了婚。很快，小雪怀孕了。在生下一个男孩子以后，她妻子和母亲的双重任务算是完成了，当了丈夫和父亲的文传昌却再也不回家了。

秦小雪的母亲派人往各处侦查，侦查的结果和当年老头子的情况正好相反，文传昌的老欢加新欢足足有一个班之多。现在打得火热的是上海滩上赫赫有名的成老六的遗妾白兰花。这个白兰花据说名副其实，肌肤白里生香，相貌更不用说是标致极了。更加使文传昌垂涎欲滴的是，成老六的万贯家财，统统在这个小老婆手里。文传昌是个对女人有办法的花花公子，堪称猎艳专家、情场老手，在歌台舞榭跟这个女人一来二去就勾搭上了。白兰花看这个公子哥儿“潘、驴、邓、小、闲”一应俱全，就要独吞。两人干柴烈火，欲焰熊熊，如胶似漆，难分难舍。于时文传昌除非不见秦小雪，见了就打骂虐待，最后是性格不合，无法生活，提出离婚。

小雪爱着婴儿，不肯离异，向母亲和兄嫂求救。得到的答复是：离就离吧！这样的事多着哪！小雪无奈，抱了孩子，跑到南京公公的官邸，向公公婆婆哭诉。谁知公婆竟留下婴儿，差人强行送小雪回娘家，叫她从此一刀两断，不再跨进文家的大门。孤立无援的小雪，倒在母亲的怀里，要求母亲用法律制裁文传昌。母亲说：

“这种人没有良心，跟着他也不会有好日子过，离了算了。你又年轻又漂亮，英文还呱呱叫，喝了那么多年的墨水，还怕不能自立？还怕没人要？忘了他吧！”

小雪又气又恨。她哪儿是忘不了文传昌，她是丢不下孩子。她抽抽噎噎的，请求母亲要回她的婴儿，那是她的儿子，她的血，她的肉。哪个母亲，能丢弃自己的骨血，能忘了自己的孩子？母亲却

正色拒绝道：

“你不想想，文传昌是一条狼，他的儿子就是狼崽子，长大了要吃人的！你不想想，你带着个拖油瓶，好人家谁要你？你死了这份心吧！你要你的孩子，你不会自己去要？孩子是你抱到文家门上去的，不是从我秦家手里夺过去的，我凭什么去要？再说，我们家能敌得过文家的势力？文传昌的二伯是司法院的副院长，他们家说的话就是法律，谁能向着你？听我的，离！离了再嫁！”

小雪天天以泪洗面，病恹恹地过了半年。

这半年内，她母亲和哥嫂已经计议停当，答应文传昌的要求，让小雪和他离婚。代价是一百根金条、一枚十克拉的钻戒（这只钻戒本是文传昌给小雪的结婚戒指，反目以后，又被文传昌偷了去的）、一条镶有碎钻的白金项链、一幢他俩婚后居住的居尔典路的那所小洋楼。这些都属于小雪的赡养费用，少了一样，便去捉奸，在法庭相见。

文传昌是知道秦振中的利害的。他最怕的就是秦振中这招杀手锏——打发他妹妹来捉奸。果真那样，不但轰动大上海，而且他自己的前途也要受损，他和他的家庭以及成老六的遗妾都会身败名裂。好在这个女人有着万贯家财，这些东西还都拿得出来。果然，文传昌答应了秦振中，成老六遗妾用这批财物，买下了文传昌。但这些条件，秦老太太和儿子、儿媳妇对女儿瞒得像铁桶一般。小雪签了字，收入却一无所有，得到的只是秦振中拿出大哥哥的身份，破天荒地百般劝慰。哥嫂俩整天替妹妹张罗着介绍对象，都被小雪婉言谢绝了。

过不多久，秦老太太就嘟哝着吃闲饭的人多了。秦振中也老皱着眉说有些人不敷出，嫂子姜瑞华更是成天阴着个脸。小雪是敏感的，便央求哥哥给她找一份差事。秦振中答应得很爽快，办得很利索，小雪很快便到这家洋行来打字了，她对哥哥真是千恩

万谢。

秦家一家原来的如意算盘是，把小雪再出售一次，找到一个大商贾，讨他几万聘金。无奈小雪经过这次婚变，对男女间的情爱，已经伤透了心，只能强打精神，工作下去，哪里还再幻想美丽的绮梦？要说嫁人，那是心如枯木了。秦家失望之余，每当小雪晚上下班归来总是粗茶冷饭。不是母亲打牌未归，就是哥嫂早已就寝，连娘姨、小大姐，也都什么也不替她做，什么也不听她的。小雪这才明白，这个家不能再住下去了。幸好这时女子公寓开张，对她这个孤家寡人来说，真好比瞌睡来了有人送上个枕头——再合适不过的了。当她提出要往公寓搬时，母亲和哥嫂都笑逐颜开，拍手赞成，小雪也就更明白了。

“又省时间，又省车钱，就是搬到洋行附近去住好。”这是母亲说的。

“就是，省得挤车子，还能养精神，可就是什么也不比家里方便呀！随时缺什么，就打电话来，我叫娘姨送去。”这是嫂嫂说的。

“找个工作，无非是让你解解闷、散散心，家里并不真要你去挣钱。收入不够，要花多少，只管问我要，不就咱们俩兄妹么！哥哥还是养得起你的。交朋友么，务必要小心。有合适的人选，一定要告诉你阿哥，我也可以给你参谋参谋呀！哈哈……”这是哥哥说的。

“你看你，说这些干什么？还不够小雪伤心的！”母亲白了儿子一眼，“小雪，可别忘了这个家。不用的东西，就留在家里，用的时候再拿。想什么时候回来，就什么时候回来，姆妈一时也离不开你呀……”秦老太太居然流下了眼泪。

小雪点点头，她心里已经很明白了。若在以前，他们说什么，小雪听什么，可这半年来的相处，她已觉得这一家人，就跟陌路人差不多了。

秦小雪就如同战线上撤下来的败兵，独自一人，木头木脑，无精打采，带着一身的泥土、十分的疲倦，凄凄凉凉地走进了这八个人睡的房间。她像一只小船，飘进了苦海的大水里，哪一面也够不到岸，就这么飘呀飘地摇晃着。

她把随身要用的物件都归置在自己的床底下，只把父亲遗下的那把琵琶挂在床头的墙上。她痴痴地凝视着那琵琶，用手轻轻地抚摸着，又用面颊去靠了靠它，泪珠就像断了线的珠子，扑簌簌地直落下来。突然，像琵琶断了弦一般，她撕心裂肺地叫了一声“爹爹！”，晕倒在被褥上。